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八年盡十一年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注宋公序上者遊衛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爲主明當戒愼之無王者遇在其間置上則嫌爲事出置下則嫌無天法可以制月文不可施也疏杜云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大事表云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有句陽店是其地水經注瓠子河篇瓠瀆又東逕垂亭北春秋隱八年宋公衛侯遇于犬丘經書垂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成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酈元曰陽城在句陽東北里許魏世家無忌謂魏王曰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句陽有垂亭方輿紀要句陽城在曹州曹縣北三十里春秋正詞云有三月曷不繫諸時決不月也遇在內不月也況在外乎〇注宋公至愼之〇舊疏云會盟則以大小爲序遇則以不虞爲先何氏故如此〇解是以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在宋下是其一隅耳上四年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

之也外外諸侯相遇見要者爲主與遇無論內外要皆由內及外也也○注無王至施也○王監本毛本作內主宋本閩本作王是也校勘記云按解云若言王八年春王宋公衛侯遇于垂卽嫌桓王亦與之遇可證本作王也按下有三月宜書春王三月惟遇事不在三月又遇例時故不得繫月於春王之下若於此經言春王宋公衛侯云云則似周十同遇故云遺上則嫌爲事出謂遺王嫌爲遇事出也遺王爲于三月則上不承春是無大法者疏云天法卽春是也不承春則不足以制月故云嫌無天法可以制月也春秋正詞云不月則不言春王春夫時也月王月也此有三月矣曷爲不繫之王王繫之春然後以月繫之王歲之始莫先於臨天下之人而後有寓不同之事物無不繫之於王月以月承春王不可闕也不以月承春王不可以不閏也據亂而作苟非桓公之策書則不忍輒以爲無王矣慎言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疏〕唐石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作邴也漢書五行志引作邴左氏作祊下同古方丙同音故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釋文作柄云本亦作枋士冠禮面枋注今文枋爲柄急就篇邴勝箱注邴一作祊音柄又音丙惠氏棟穀梁古義云穆天子傳云戊戌天子北入于邴郭璞曰邴鄭邑左傳作祊古丙方同字是也杜云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瑯邪費縣東南水經注沂水篇洛水又東南逕費縣又東南逕祊城南春秋隱八年鄭伯請釋

大山之祀而祀周公使宛歸太山之祊而易許田一統志費縣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劉宋移縣理祊城即古祊邑也方輿紀要祊城今費縣治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疏杜云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春秋外大夫無不書氏此無氏故知微者穀梁云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易地非宛所得主貶宛無譏書歸邴亦見鄭伯之背叛矣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注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絜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槀穀而已歸邴書者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

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絀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用特是也

（疏）王制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天子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行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鄭無駮與許同按周初兩都都並建地方達闕以四井爲邑計之似亦無不可不得以東遷後偏處伊洛間爲律也孔疏云定四年左傳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

丁有閟之上以供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
閟之上朝宿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
師無假朝宿邑近泰山無假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有遠
也故兩有之然則東周之世朝宿之邑或不能國兩皆有矣
湯沐邑亦得謂之朝宿史記武帝紀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
巡守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是也○注有事至禮也○釋
文巡守本又作狩下同鄭本作巡狩禮記王制云歲二月東
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鄭注柴祭天告至也禮疏謂
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
則蒼帝靈威仰也金氏榜禮箋云巡狩則方嶽之下觀其方
之衮后亦日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左氏
傳作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然則方明之設即所以祭天告
至與故武帝紀云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
閟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
拜祠上帝焉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此非如圖中明堂五室
十二堂之制荀子曰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楊注明堂壇
也謂巡守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蓋其堂祀方明故以明堂言之
而朝事儀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覲位亦並與明堂位同
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之
遺象禮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
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郊特

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令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按鄭氏引郊特牲及宗伯職文證祭天之爲祭日又以柴爲祭日推之謂瘞亦祭月又引王制以證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似未妥協王制注以柴爲祭天告至自是正論鄭特牲曰天子實四方先柴此巡守祭天之明文經傳雖不言祭地然有柴又有祭則有瘞可知蔡氏德晉云舜典王制所謂柴瘞既祭天自未有不祭地此云祭地瘞可補二經之缺則此注告至內亦宜有祭地禮矣故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社則祭地詩時邁序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說文作祡云燒柴祭祭天也引虞書亦作祡皆是爲巡守告天地之證蔡氏德晉五禮通考云鄭氏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因謂燔柴祭日瘞祭月但周禮禋祀實柴槱燎三者皆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同之謂日月皆燔柴則可謂祭日燔柴祭月瘞則不可燔柴與瘞自是巡守告祭天地之禮非祭日月以爲盟神不地與方明牽合爲一又云儀禮覲禮自諸侯覲于天子以下論合同之禮祭天燔柴以下謂王巡守覲諸侯之禮王巡

守諸侯來覲爲壇壝宮加方明四傳擯皆與時會殷同之儀
同但會同則拜日及禮日月山川丘陵四瀆而已巡守則祭
天地其禮尤大故特記之按秦氏此論尤爲分明覲禮云方
明者木也注云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言上下則天地亦包
在其中矣漢書律厤志引伊訓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
方明竹書紀年太甲元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與太廟竝
祭自不止祭天地山神示可知汪氏中明堂通釋云明堂下有
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嶽之下五大學六太廟下
云方嶽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夫明堂者王者之堂
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
壇文在司儀掌舍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虢守虢公爲
王宮於玤晉侯爲王宮於踐土猶存其禮荀子彊國篇爲之
築明堂於塞外亦斯意也是也○注當沐至邑也○絜鄂本
同閩本監本毛本絜改潔非釋文出絜齊二字王制云方伯
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鄭注給齊
戒自絜淸之用浴用湯沐用潘蒸則循湯沐義本相足對文
異散則通故在天子縣內者亦稱湯沐在泰山下者亦備朝
宿史記武帝詔所云是也釋文齊本多即作齋字○注所以
至而巳○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注四井爲邑
方二里方里而井四井故縱橫各二里也白虎通封公侯云
所以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以王制計之
一州二百一十國一方四州故八百四十國也東方二州則

惟四百二十國也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者以四十里與四十二里開方計之得一千六百八十里四百二十國國各四里適可容也何氏以一方廣袤之法計足以容即天子圻內千里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四倍之亦足容也况王制所載係開方之數言州方千里足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如此耳非必當時實有此數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加庶姓異姓不得多至一千八百國見之春秋者僅一百二十四國由成康至幽平即諸侯轉相吞併之不得耗盡者是也其貴者謂殘半幸積芻薪禾米之屬凡諸侯朝天子諸侯相爲賓諸公之陪州爲資均有王朝及主國致給此方獄之下莫適爲主故須自有私邑方有舍止之處槀穀之資焉校勘記云葉鈔釋文作廣卌袤卌按漢石經論語有卌字說文無之惟林部𣞣下云卌數之積也又云古二十作廿三十作卅迺石經猶然者經育義作卌強而仕徐木蒸底四衰四非○往歸鄭至誅也○史記魯世家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注穀梁傳曰祊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包氏愼言云此所謂外大惡書也專地比于背叛土地所諸侯有天子有也歸者罪則則受者之罪亦明矣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不與事天子專地背叛惡莫大焉穀梁傳惡與地也是也桓元年傳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也

○注致使至巳也○舊疏云正決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之
屬不錄使者故也○注王者至其所○白虎通巡守云道德
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
重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爲民也風俗
通山澤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
自親行之也皆與何氏合○注故三至巡守○舊疏云二年
一使三公黜陟書傳文按路史發揮引書一傳云再絀少以地
較爲詳備五年親自巡守則堯典之五載一巡守也白虎通
巡守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大煩也過五年爲大疏也三歲
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
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
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
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陟而天下
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
說舍於甘棠之下也若周制則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
巡狩殷國書及王制皆言五載一巡守則殷以前之制也周
官何君所不取又春秋變周之文故本尚書爲說○注巡猶
至之辭○舊疏標起訖五年至而已以爲堯典文蓋書大傳
語或專指五年親自巡守語白虎通巡狩云王者所以巡狩
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孟子梁惠王
篇巡狩者巡所守也文選注引逸禮云巡狩者何巡者循也
狩者牧也風俗通山澤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按巡循狩守

牧皆疊韻為訓○注亦不至而已○儀禮覲禮云諸侯覲于
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王巡守
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按書大傳云維
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故知亦為壇為宮也左傳王巡
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是其事也一方諸侯依王制討四百
二十國故不能國至人見第覲於方嶽之下而巳鄂本嶽作
居下同嶽正字風俗通山擇云嶽桷也桷考功德天子巡守
將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是也○注侑書至是也○皆堯典
文舊疏引鄭注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祀
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者考績燎也望秩于山川者遍
以尊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
大或視而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正時之月
數及日名備有失訊者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五禮公侯伯
于男朝聘之禮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日玉也三帛所以
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爲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繒高
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繅也二
生一死贄者蓋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卿者以
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
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蓋雁飾雉執之而巳皆
去器卒巳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
文祀矣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入月十一月言初者文
相遠故也然則鄭本至于北嶽下亦云如初又云告于文祖

則鄭本作藝藝文也與何本異釋文禰乃禮反本又作埶段氏玉裁云作蓺乃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何所據者今文尚書其說六宗川今說可證也白虎通巡守云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驗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又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格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偏告五嶽尊親也孔叢子巡守篇云古者天子將巡守先告于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祈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偏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親道又云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祭斷社稷及祈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然則今文作禰古文作藝故書釋文引馬注云藝禰也是馬氏習古文仍用今文爲說古藝禰同部故通鄭氏訓藝爲文偁孔傳襲之皆非也白虎通又云造于禰獨見禰何嫌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然則出辭由禰及祖歸格由祖而禰故王制言歸假于祖禰也釋文格本又作假是也又還至爲如初禮書無此語鄭本似亦無之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五帝紀言巡守與尚書略同不言中嶽而封禪書曰尚書者舜在璇璣玉衡云云於至北嶽下云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下有中嶽嵩高也下接五載一巡守此獨言中嶽不與

本紀同漢郊祀志亦云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守全與封禪書同亦言中嶽假令尙書原文無中嶽必不敢增竄愚以爲史漢言至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風俗通謹案尙書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也按應氏言王者所居故不巡可證今古文尙書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邵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蓋亦今文家說而散封禪郊祀爲蛇足矣論衡書虛篇舜巡守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不言中嶽亦可證令文無中嶽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何注公羊引此經此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不知誰何妄人所增蓋名太室爲嵩崇高山始于漢武周時猶未以嵩高名山況唐虞乎按爾雅釋山說五嶽有二一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周初之五嶽別云山大而高崧即嵩高山明不在五嶽中也當時或以華爲中嶽與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衡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此漢以後之五嶽故郭注霍山云在衡陽湘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灊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呼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爲南嶽是也唐虞之五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恆其中嶽嵩即禹貢之太嶽在今平陽府地巡守旣畢

至中嶽見所內諸侯亦屬應有之舉惟不必在嵩耳禮記疏引鄭書注又云每歸格于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後去恐一歲之終四嶽不能徧至蓋鄭意每歸者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僞孔傳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矣鄭注王制云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則從始祖下及禰皆各用一特唐虞五廟六廟七廟此云徧行守禮固不必太平乃行故詩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武王時未可言太平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鄭所謂王巡守若會同是不必太平乃巡守也皇侃疏禮記以爲未太平不巡守非也彼蓋誤以禪爲爲巡守故與

庚寅我入邴（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庚寅月之二十一日按是年宜閏二月則三月無庚寅宜閏二月之二十六日四月之二十七日也

其言入何（注）据上書歸取邑已明無事復書入也（疏）通義云据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不別言入按上書來歸與齊人來歸同故注云取邑已明也

難也（注）入者非己[illegible]之文難辭也此魯受邴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欲爲魯見重

難辭疏注入者至辭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杜云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皆難義也舊疏直就而入之非是將歸之詞○注此魯至難詞○通義云上言來歸而入邴者致鄭伯之意也先言歸而後言入專惡於鄭伯也明我無欲于邴宛既來請遲之又久不得已而許故退受地之日於下日我以庚寅之日然後入也按擅易天子土地與受皆當誅退日於下書人亦府罪於鄭爲魯殺惡之意

其日何注據取邑不日疏注據取邑不日○舊疏云即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之屬是也

難也注以歸後乃日也言時重難不可即入至此日乃入疏注以歸至乃入○此明退日於下之義通義云魯入邴卒未與許至桓公即位始更以璧假之則魯重難其事信矣然則魯時即入仍未能有以穀梁內弗受說爲信

其言我何注據吳伐我以日伐故言我疏注據吳至言我○校勘記云日閩本監本毛本同誤鄂本作吳是也當據正即哀八年吳伐我是也

言我者非獨我也注自入邑不得言我有他人在其中乃得言我故能起其非獨我疏注自入至獨我○我者對人之辭故有他人則言我以起之也穀梁注引徐邈曰入承鄭歸邴下嫌內外文不別故著我以明之按上已

明言來歸矣無為有內外不別之嫌齊亦欲之【注】時齊與鄭魯比聘會者亦欲得之故以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於惡愈矣

【疏】注時齊至得之○舊疏云即上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邴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是也通義云時天子不巡守無所用湯沐邑邴在泰山之下遠鄭而近齊故齊欲得之鄭人利魯祊之邑故將以邴易許田是以不與齊與魯也義或然也○注故以至愈矣○經言我即非獨我之詞與所見世書我異時齊與魯鄭比聘會者齊故不言齊齊自起二國之局蒙欲邑之惡即見之於惡齊也然則魯本以祊為天子邑重難擅受兼齊亦欲之故經順諱文歸惡於鄭而又起齊惡以惡內所謂隱而顯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疏】六月無己亥為五月之六日七月之八日亦無辛亥為五月之十八日七月之十九日也包氏慎言云當閏四月而經六月有己亥為月之二日七月有庚午為月之三日若閏四月則一為五月二日一為六月三日與經不合九月又書辛卯為月之廿五日閏四月亦為八月之日時歷蓋于九月後方置閏也閏之進退以中氣為定四月不閏則夏至已在八月七月無中氣時歷或連大六七兩月以晦日為夏至也故移閏於九

月後上上四年左傳注云蔡今汝南上蔡縣漢書地理志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左疏引杜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武王封之上蔡爲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于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史記管蔡世家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惟史記以宣侯名措父與春秋異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襃之爲小國故從小國例疏宿注本至之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此與邾婁儀父滕侯卒同義上元年邾婁儀父傳云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爲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又七年滕侯卒注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是也宿小國亦不當卒爲先與隱公交接故褒而卒日之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滕侯卒不

門此日者其國早滅下宋不能至所見世見正文故盡其詞
以起其當與也通義云為元年與內盟故褒錄之也稱字者
滕於所聞世始書卒須加侯起褒文衛自後不復見卒則此
為加錄己顯故從本爵矣○注不名至國例○決上三年宋
公和卒書名書葬為大國故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
及之內之微者也是與微者也與微者盟功薄故僅褒而書
卒仍從小國不書卒之例而加褒之也上七年春滕
侯卒傳何以不名微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是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疏 七月無庚午為六月八月之八日杜云瓦屋周地按一統志瓦屋頭集在大名府濬豐縣東三十五里或謂盟于瓦屋即此名勝志瓦屋頭在開州西南方輿紀要瓦岡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又東南逕瓦亭南當是此瓦屋杜以為周地非也穀梁傳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注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 注 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 疏 注卒當至言也○君前臣名曲禮文也禮記雜記云凡赴於君曰君之臣

某死注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臣告於君自合稱名君臣之正義也通義云名者所以為識別正其世及之繫迂回不可從而葬從主人注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從蔡臣子辭稱公疏通義云傳曰葬生者之事也故從其主人辭也生有五等沒壹稱公王者探臣子之心莫不欲尊其君父故假以爵之最尊又為之作諡以易其名以甄其宮○注至葬至稱公○上三年注諸侯五月而葬是葬有常月也葬無赴告之禮故從臣子尊辭也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注赴天子也緣天子閔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

疏注赴天至以告○上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以恩禮故為恩錄也禮士喪禮云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面命赴者拜送注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禮疏云檀弓父兄命赴者是大夫以上士則主人親命之尊卑禮異也是諸侯至士皆有赴君之禮也惟檀弓所記自謂主人時方存習故父兄命赴告諸姻族朋友耳其赴告于君雖諸侯大夫皆必親命拜送敬也鄭賈分別大夫士均失之白虎通崩薨篇臣死亦赴告于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不告是也天子聞傷者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紂衣注服

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是也又喪大記記大夫疾君親問之無算則諸侯有疾或亦告天子故卒不能不赴也既夕記注云赴走告也禮記雜記作訃注云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

而葬不告注不告天子也發傳於葬者從正也

疏注發傳至正也○舊疏云言從正者謂卒日葬不日者是卒葬之正法三年經云癸未葬宋繆公而書日卽失其正也其衞桓公葬不發傳者桓公者初則見弒于州吁終有簡慢之失侵小國之略故發傳於此按穀梁傳云月葬故也亦以月葬爲正也通義云卒以日爲正者見赴喪之禮當言日也葬以不日爲正者見告葬之禮本不言日也此傳發通例禁宣公葬不當時自爲慢葬去日矣若然葬不告日而春秋得加日錄渴隱者君子據列國之史彼自各有葬日且魯史記外事要不若內事之詳春秋則外事例日者必日告參列國之史知之時有徐枚何勦上下錯迕者亦雜他國之歷故爾昔子夏讀晉乘見三豕渡河于讀楚檮杌至于楚復陳曰大哉楚王俗儒謂春秋唯見晉史又詳略去取悉無意義一依赴告何陽之乎言春秋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漢石經此傳下接公曷爲與微者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疏說文邑部有郇字云地名疑即包來也左氏作浮來公羊

古義云古浮包字同秦有儒生浮丘伯見漢書楚元王傳而鹽鐵論作包丘子蓋古音通也拔浮包古韻同部故从孚从包字經多相通禮記投壺云若是以浮注浮或作匏說文手部捊引取也从手孚聲抱捊或从包漢書酷吏傳枹鼓不絕蕭該音義引字林曰枹音浮是也杜云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閒大事表云今沂州府蒙陰縣西北有浮來山與莒州接界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遷浮來之山春秋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即公來山也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閒也浮來之水注云其水左控三川右會甘水而注于沂齊乘云浮來山在莒州西三十里明公號云據水經注沂水東經蓋縣故城南又東經浮來之山浮來水注之春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又曰大峴山水東南流經邳鄉東東南注于沭詳酈氏所記則邳鄉爲峴山水所經其去峴山峴山非遠沂沂水西北之竟況沂水下流不由莒地若如齊乘言浮來在莒西去沂水甚遠水經注安得云浮來水注于沂乎後人不識浮來所在遂以莒城西山當之耳范云宋邑未知所據辛卯爲八月之晦日

公曷爲與微者盟【注】據與齊高傒盟諱之【疏】漢石經微作徵此隸之變體○注據與全諱之○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是也稱人則從不

疑也注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隱爲桓立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恥令翬有緣諂爲桓所疑故著其不肖僅能使微者隨從之耳蓋痛錄隱所以失之又見獲受邑皆諱不明因與上相起也疏通義云疑如示民不疑之疑古者君燕大夫爲賓君祭大夫爲尸卿不爲尸皆爲位近則疑遠則不疑禮有所謂順而摭者其義通于春秋按穀梁云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注稱人眾詞可言公及人若舉國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亦此義但穀梁以人爲大夫不同耳○注從者隨從也○詩既醉云從以孫子箋從隨也周禮鄰長則從而授之注從者隨也是也○注實莒至疑矣○舊疏云行微者其行卑微不肖者鄭注昏禮記云不肖不似也及者汲汲也汲汲之詞又我欲之之詞則書莒子嫌莒君不肯從公公汲汲與莒君盟故詭而稱人爲微者則從公不嫌矣通義云本所以及齊高傒盟及晉處父盟皆沒公者彼大國之貴卿嫌可敵公故絕正之今既稱莒人乃是微者與公貴賤殊隔

自當聽從約束非敢敵亢無所嫌疑不假設公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正此意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又觀德云包來之會莒人疑我貶而稱人彼莒人應莒子之謂言莒子則疑我故貶而稱人則從可知春秋正人詞曰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避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詞有據正則不常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所不可書詞有說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避其所大不可而後日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此則不可書不隱書故說其詞以隱所不忍避所不可也董子所謂隨其委曲而後得之者也○注隱為至失之○隱為桓立見上元年狐壤之戰見上六年受湯沐邑見上三月翬進諂見上四年備錄隱所以失之則莊氏所謂不忍書者也隱公賢君而有上諸事故諱而痛之也○注又見至起也○舊疏云見獲諱不則者即言輸平是也受邑諱不明者即庚寅我入鄭是也言因與上用起者此經著其不肖起其事實甚惡矣薦當時史策自必書公及莒子盟于包來春秋詭而稱人讀春秋者採其稱人之故味其避子之旨則春秋之諱義見矣諱義見而隱之惡著矣所為與上輸平入鄭相起也

螟〔注〕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鄭田煩擾之應〔疏〕注先是至

之應○見上六年七年此年三月漢書五行志云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邴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爾雅螟爲食心蟲率皆貪酷煩擾所致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据公子彄卒氏公子（疏）注据公至公子○上五年公子彄卒是也据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莊誤鄂本唯作据疏中標注亦作据公子彄當据正

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注）嫌上貶主起人爲滅不爲疾始故復爲疾始滅終身貶之足見上貶爲疾始滅（疏）此與上二年傳文相足穀梁傳或說曰故貶之也注若無侅帥師入極是○注嫌上至始滅○上二年書入不書滅爲內大惡諱亦足起入爲滅必於卒貶去無駭之氏正爲疾始故也春秋重首惡當誅託始於無駭故終其身不氏惡之深也繁露滅國上云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入極然則貶無駭亦以貶隱公府獄于無駭其亦善則稱君過則稱臣意與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疏）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顧氏炎武云南非姓二字衍也穀梁古義云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載南采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傳作明季史作冉季冉與南同音故亦作南穀梁以聘諸侯爲非正范注云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常所未詳是自破其傳也左傳本天王或作天子者誤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子並作王也范云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是也又祭云氏以爲姓者誤南季與伯同范又云祭非姓非是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疏）御覽引元命包云陰陽合爲雷陰陽激爲電經義雜記云左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杜注此解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按公穀經並作大雨震電何注云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大雨震電陽氣大失其節穀梁注震雷也電霆也又五行志劉歆曰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劉向曰雷電未可以發也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歷考兩漢儒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誤左氏傳當讀大雨霖何以震書始也同劉歆云始震電之始也本此傳以霖解大雨以凡震

雨三日以往爲霖自此霖字傳文每有此義例杜氏誤讀作大雨霖以震句書始也句遂謂癸酉始雨日傳解經書霖經無霖字爲誤矣按三月無癸酉癸酉爲二月之十四日庚辰爲二月之二十一日周之三月夏之正月古歷驚蟄在其月則震電未爲大異惟在二月爲大異既震電矣而又大雨雪故傳云俶甚也疑經月傳寫有誤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雊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文爲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疏）注震雷至氣也○易說卦傳震爲雷又云離爲火爲日爲電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

書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雷震電皆陽氣也大戴禮天圓
篇陰陽之氣俱則雷交則電是也○注有聲至曰電○通義
云易中孚傳曰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迎陰獨起陽上
薄之其電炎炎也漫漫也其雷禧禧也陰陽和合其電耀耀
也其光長而雷殷殷也開元占經電引京房曰凡霆者金餘
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又曰霆或中中而見此人君自以爲
明也又曰霆或正直而長光明此人君行微人不知曲直又
曰霆或明久而不復息者此人君讒聞內直言之事彼所謂
霆則雷之無聲曰電者故穀梁謂電霆也與霹靂之霆別故
易繫詞傳鼓之以雷霆眾經音義引劉熙注電電也震爲雷
離爲電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霆閃電也蓄西漢舊有
此說○注周之至雜下○水雪米木同閃木監本毛本作冰
雩經義霰記云冰雪霰下漢志云水雪雜雨下也冰字爲鄉
康成注禮記李巡郭璞注爾雅俱言水雪霰下矣按漢書五
行志云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大雨雨水也雷當也
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
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
也當雨水雪雜雨當電未可以發也與何義同惟以爲春分
後一日不合○注雷當至其簡○校勘記云解云一本云雷
當聞於雉雊識也武億云夏小正雜震响條正月必雷雷不
必聞唯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注文
蓋本此疏既本引非倫又云一本云雷當鬭於雉响誤皆謬

言也初學記引洪範五行傳云正月雷微動而雉雊雷諸侯之象也雉亦人君之類也又齊志引五行傳云夫雷者人君之象也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閉陰則出涉危難而害萬物也然則二月雷乃發聲八月雷始收聲則斥其有聲者正月陽氣漸進雷動於微不可得聞微之於雉求其所以正月蟄蟲始振亦緣雷陽已動故古人以驚蟄爲正月中氣也按夏小正雉震响傳雉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必謂之雷則震响相識以雷洪氏震煊疏義引五行傳云正月雷微而雉雊雷通氣也惟雉爲必聞之者漢書五行志云雉雊者聽察先聞雷聲又云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君子必於其微時驗之將以爲戒令也若已發聲則人盡聞之不煩記矣故啓蟄以月驗雷雉震响以耳驗雷先幾而作謹始慎微之道也是正月雷尙始聞於地中則震電爲異則矣若依歷在二月於夏正爲丑月月令季冬之月已記雉雊雉乳明冬至後一陽來復雷雖無聲氣已潛動故亦得雉雊也未可聞雷此震爲電是爲陽失其節故發樂往引劉向云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逆而將爲害也亦與何意不甚異○注猶隱至宜也○漢書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爲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詞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

月大雨爲水雷電是陽不閉陰出陵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通義云中孚傳又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强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之氣雷已發聲臣强之甚也蓋帶騶蹇將弑君徵也○注曰者至爲異○舊疏云一日者日即此文是歷日者月即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之屬是也歷月者時即桓元年秋大水之屬是也歷時者加自文爲異者即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之屬是也然則杜說左傳以癸酉爲始雨日益本劉敞常雨之說今文家所不取○注發於至所致○校勘記云可字疑衍以巳通補刊還作遷毀也今據閩本監本毛本訂正按列子天瑞篇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說文九部九陽之變也乾鑿度亦云九之爲言究也陽極於九發之九年是爲陽數已極也乾之上九曰上九亢龍有悔亢者上而不能下之意陽極于上動則有悔正隱不還國於極之象故天示之異事未至而先見也司馬遷述董子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賊而不見後有讒賊而不知其此之謂與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注）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

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閒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弒隱公之象〔疏〕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初學記引元命包云陰陽凝而爲雪穀梁傳八日之閒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五行志又引洪範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劉歆傳獨異曰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又曰庶徵之恆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之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大雨雪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閒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〇注假始至甚也〇經義述聞云假訓爲始不訓爲怒雪非雷霆之屬亦不象人之怒也郭璞注爾雅假作引此傳假甚也文義亦未安今按假厚也見大雅既醉箋假甚也厚甚也平地七尺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假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異也又云假甚也謂厚甚也解者曰始怒則於始下增怒字矣校勘記云按此當作假始也始甚猶大甚也二始怒字皆衍文釋文假甚尺叔反始也不云始怒也可證下文盛陰之氣大怒桓將怒而弒隱之象此因始甚之文申說之詞淺人之

並據此加怒字於上矣又云按前說不然始甚則不得云猶
大甚按傲與與聲義同說文土部塊气出土也一曰始也訓
始既與傚同則气出土亦有甚義故方言云衝做動也通義
云假屬也周之三月本夏之正月夏小正傳曰正月必雷雷
不必閒今陽氣不以時出乃至震電則雪不當復降八日之
閒陰氣又旋脅之而成雪以為盛陰屬甚也是臣有作威之
彖按法以始怒釋此傳之傚義非訓傚為怒意謂始甚者始
怒甚也又中之云猶大甚也大甚如詩雲漢旱既大甚之大
甚也○注蓋師至七尺○浦氏鏜云一誤七從六經正誤校
按左傳云平地尺為大雪蓋雨京師說有所受矣開元占經
引考異郵云庚辰大雨雪雪深七尺何氏所謂師說與○注
雪者至之彖○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為後八日大雨雪陰
見閒陰而勝陽篡殺之既將成也公不殺後二年而殺殺梁
傳注引劉向曰雷電陽也雨雪陰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
陽夏無伏陰八日之閒愆伏並作故愆陽為隱公陽極不悔
之彖伏陰為相將以陰執若以陰犯陽之彖也春秋說云哭
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雷乙卯雪大寒兩日之閒
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
中皆與陽同占先雷後雪者陰乘閒陰起而害陽賊逆之
祿滅焉隱尋見弒亮亦被廢安恭二帝皆強臣劉裕殺之

俠卒

〔疏〕左氏經作挾卒古挾俠通漢書惠帝紀除挾書律應劭
注挾藏也通作俠詩大明使不挾四方韓詩外傳作俠

方言三挾斯敗也廣雅釋詁俠斯敗也是也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未命所以卒之者嘗疑從重無氏者少略也〈疏〉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注命于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又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是皆命大夫之制也穀梁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與公羊異○注以無至之也○以不書氏故知未命大夫也穀梁傳云所俠也范注俠名也所其氏彼疏引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則所自有氏春秋以其微而略之故不氏不得如杜云未賜族也穀梁疏引糜信云所謂斥也古人無譏所謂斥者○注未命至略也○解詁箋云禮大夫族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弔臨賵禭上喪禮備矣此託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未命大夫矣義或然也通義云俠未命故不氏得書卒者本當從卿秩也卿而言未命者穀梁以爲隱諱不自爵命大夫理或然與柔溺不卒則本下大夫例以名見据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

不取穀梁之說按書卒者見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與益師同義於益師見隱公之於命大夫於俠見隱之於未命大夫也不氏略之也著其未命也

夏城郎疏元年左傳云費伯帥師城郎杜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九十里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蓋魯之邊邑故數受兵

秋七月疏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按此傳已發於上六年秋七月下

冬公會齊侯于邴疏左傳穀梁皆作防古方內聲字多通用杜云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隸釋金鄉長侯成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本自邢岐周文之後封于郕郕其仲賜氏曰侯廄後宣多以功佐國要盟齊魯宗會自邴因以為家則亦作邴大事表云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為臧氏食邑襄二十二年臧孫紇自邾如防即此齊氏召南考證云昔時有琅邪國無琅邪縣東萊集解引此注作琅邪華縣東南是也推縣故城在今費縣此時西防向未為魯有此會地當東防也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疏左傳以此為正月杜云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

經二月謨通義云是會左傳以爲正月蓋魯之舊史如是春秋將假隱無正月以見義故特辟之也左氏得其事而不知其義公羊得其義而不詳其事每以左氏事證公羊之義乃益決公羊之可信矣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注）月者隱前爲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疏）（注）月者至錄內○爲鄭所獲見六年傳會例時此月故危之凡春秋會書月皆爲危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以下于朾注月者危公會伯者而與邾婁有隙是也惟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以下于召陵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喪之故拘禁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甚故善錄其行義兵也范云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弒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取義微異皆以月爲危詞也○注明君至校也○犯而不校論語泰伯篇文校勘記云毛本校作挍挍非何讀爲交挍之交言前爲鄭所獲於此不當交會也按列子周穆王云憯校四時注校讀作交交似作交亦通史記律書云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則以校爲報故如報解當是謂隱公前爲鄭獲不校之可矣不宜復與會好故危之也要不若作交解者爲捷舊疏云謂校接之交不會謂爲

報也校勘記云當作謂交接之交不爲報也似爲明爽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據楚公子嬰齊貶後復稱公子（疏）校勘記云隸釋載漢石經此公子翬也上有十年二字蓋雖不載經猶紀某公年數以相識別攷其殘碑可想見其全經體式也○注據楚至公子○舊疏云成二年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彼傳云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壹貶焉爾至成六年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是也通義云貶据桓之篇復稱公子既非終身貶何不獨於前一貶亦通貶

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注）嫌上一貶可移於他事者故終隱之篇貶之明爲隱貶所以起隱之罪人也（疏）注嫌上至人也○上一貶謂四年伐鄭不書公子也嫌上爲伐鄭事貶故終貶於隱之篇其爲隱之罪人著矣翬之弒君既不可直書於桓無罪又不宜貶於桓世故終隱之篇貶見爲隱貶於桓世稱公子見其同惡相濟所謂不待貶絕而自明者此也通義云何焯曰翬之罪既不可以質言貶于相之代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

故所謂微而顯也范注穀梁亦云單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疏〕六月書壬戌月之十一日又書辛未辛巳一爲二十日一爲三十日杜云菅宋地大事表云菅在今山東曹州府單縣北境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疏〕杜云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大事表云郜在今曹州城武縣東按此爲北郜本宋邑今鄭取之以歸于我也城武有南郜城北郜城僖二十年郜子來朝此南郜耳水經注泗水爲黃溝又東北逕郜城北春秋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十三州志曰今城武縣東南有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一統志郜城故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南十八里故郜國漢屬山陽郡按此郜即古郜國爲宋所滅者在春秋前故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即宋滅郜所得之鼎也僖公世郜子來朝自是失地之君時已無此國顧氏分別南北郜誤仞郜國尚存故耳杜又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大事表云此魯取宋邑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彼別于臧氏食邑故謂之西防說文邑部郱宋下邑疑郎此方輿紀要防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六十里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據取闞不日也〔疏〕注據取闞不日○即昭三十二年春

王正月取闕是也一月而再取也〔注〕欲起一月而再取故日〔疏〕通義云十日之間而再取邑志疏數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注〕據取鄣東田及沂西田亦一月再取兩邑不日〔疏〕注據取至不日○卽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彼不甚之者以彼邾婁子新來奔喪上年仲孫何忌帥師伐之次年又連取其地魯之爲惡明矣不必再書日而譏文自著律所謂二事俱發從重論是也甚之也〔注〕甚魯因戰見利生事利心數動〔疏〕注甚魯至數動○利各本作移誤依鄂本正穀梁傳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注禮不重傷戰不逐北公敗宋師于菅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故謹其日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

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
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
惡不諱者罪薄恥輕敗宋師日者見結日偏戰也不言戰者
託王於魯故不以敵辭言之所以彊王義也疏注明取至書也○上二年
莒人取牟婁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春秋不書外小惡
而云外取邑不書知取邑爲小惡也若無駭入極諱滅曰入
明滅國爲大惡故爲內諱若諸夏則不諱齊滅譚衞滅遂皆書
是也此甚魯取二邑近大惡嫌不爲內諱故決之明雖取二
邑猶爲小惡故也○注於內至大惡○繁露仁義法云義之
發發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又云
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爲
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
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
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
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
人此其法也內集大惡乃治外小惡先正己以正人也所以
春秋不爲楚靈齊桓闔廬諱著外之大惡也若然桓二年以
成宋亂彼內大惡不諱者所以惡桓也○注因見至惡也○以

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臣子無不欲稱揚君父之美故論
語子路篇子爲父隱禮記坊記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又云善
則稱君過則稱臣同斯義也大惡諱小惡不諱仁之至義之
盡也○注內小至正人○繁露仁義法又云是故內治反理
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春秋刺
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非之凡此者
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又俞序
云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
容天下也是則書內小惡正見責己厚不書外小惡正以責
人薄內有小惡不責人小惡又以廣恕道也繁露仁義法又
云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
理逆矣何可謂義是也○注小惡至恥輕○惡小故罪薄恥
輕故不諱也劉氏逢祿釋例云凡諱皆有惡卽刺也諱深則
刺益深或以溫王義或屈於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
與仁同惡行子因之醇加吾心焉溫誠董君贊春秋曰唐棣
之華偏其反附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非小言權聖人之爲
文皆如是也今行人於盜竊亂賊之行未必甘受名也君子
正其名曰盜曰賊則亦無所逃矣復爲之微其詞曰彼國求
嘗爲盜爲賊也而其心之愧恥奮發益倍而他人之信其爲
盜爲賊益堅所謂詞不迫切而意獨至也又有賢者不幸而
卽干戾其心方踊躍愧報而無所適從君子著其迹曰是與
亂臣賊子之事同則善義亦阻矣復爲之變其文曰子之詞

非亂賊也子之事則亂賊之所竊假託也爲之損益其詞
致其行權制萬端不失其正則其垂示至深也劉氏此釋發
明諱義尤爲深切則小惡之不諱正以無足諱故也○注敗
宋至戰也○通義云偏戰詐戰不日詐戰者曰某敗某師
于某偏戰者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于此外戰例也春秋
諱魯不以敵詞言之若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日不日
別偏詐故此及戊寅公敗宋師于鄑壬午公子友帥師敗
莒師于犁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雖與外詐戰辭同
實偏戰也唯內敗然後從偏戰之詞亦曰及某師戰于某而
不舉敗績其舉敗績者獨乾時之役○注不言至義也○上
六年傳云然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也又桓十年齊
侯衛侯來戰于郎傳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
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是也孟子盡心下云征
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故言戰乃敗不與諸侯敵所以
張王義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疏〉通義云二國以上連師合謀入人之國於是始故復疾略之與入盛同義春秋尊周
內魯親姬姓之國是以滅國皆惡而衛滅邢宋滅曹爲尤惡
君子惡疾其始始於諸侯擅興侵伐乃至擅相入擅相入
乃至擅相滅故於宋衛入國之始深疾外之使與吳越同科
董仲舒曰見事變之所至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則事之本

正矣此類是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載字缺釋文無音按漢書五行志作戴注引此經同師古曰載國今外黃縣東南載城是也讀者多誤爲載故隋置載州也顏氏此條較之義疏釋文爲勝段云說文戠字注云戠故國在陳留則戠爲本字載爲假借字亦或作戴故左傳作載公穀作載釋文引字林作載皆可然左傳唐石經初刻亦作載杜云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漢書地理志梁國甾縣故城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續漢志陳留郡考城故甾故注陳留志曰故戴國地名戴載皆从弋聲弋聲與甾聲同部故得通焉大事表云在今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自後不見經地入于宋但不知何年按考城乾隆閒移治黃河北岸改屬衛輝矣水經注汳水篇汳水又東逕濟陽考城縣故城南爲菑獲渠考城縣周之采邑也於春秋爲戴國矣左傳隱十年宋衛蔡伐戴是也後遭漢兵起邑多災年故改曰甾縣章帝以其名不善改曰考城知戴之讀戴讀甾有自來矣阮氏元鐘鼎款識有臺鼎引錢獻之云戴國名存秋公羊作載左氏作戴說文作戠此用解字之體

殆又以郎臺字與然臺音與弋音古實不同部鄭伯伐取之

其言伐取之何【注】據國言滅邑言取又徐人取舒不言伐【疏】注據國至言伐○國言滅莊十年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邑言取上六年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徐人取舒見僖三年是也

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注】載屬爲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不月者移惡上三國【疏】杜云書取克之易也彼疏引沈氏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本此爲說劉炫以取之非易規杜氏非也○注載屬至之也○說文邑部屬連也廣韵屬聚也會也周禮州長月吉則屬其州之民讀邪法注屬猶合聚也載屬爲三國所謂連爲三國所合聚而伐也繁露滅國上云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猶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擾之也春秋說云公穀謂取載左傳謂鄭伯圍載克之并取三師三師者三國伐載之師取三師者若定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取宋師于邑則經當書鄭伯取三師于載不當書伐取之伐取者三國伐載鄭獨取之因人之力是爲易詞載微國也故言取

經不言師故知非三師也鄭伯不能救人之危難乘危滅人不仁莫甚故書取以著其惡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是也范云三國伐載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矜人之危而反與其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惡其貪四國之貲取之然穀梁亦無四國共伐之義范牘說也○注不月至三國○滅例月凡不月者各有起文此既書取明爲滅國歸惡於鄭嫌三國無惡故不月起之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又十七年夏滅項注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則此亦因其易而略之與通義云滅國大惡取邑小惡而令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辭既施之國不嫌非滅故得通言取以廢難易例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日者盛魯同姓於隱篇再見入者明當憂錄之〔疏〕十月無壬午爲十一月之三日九月之二日二傳盛作郕○注日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人例時傷害多則月今此云日故解之也云再見入者謂五年秋衛師入盛及此爲再入也繁露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魯之不救可見矣此與滅邢書日同義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壬午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爲魯憂內錄之是也見齊鄭入盛衛滅邢皆當注王者親親義憂錄之也通義云推尋

前後釋例入國爲月惟討有罪者乃日丙午晉侯入曹丁亥楚子入陳是也至滅國反是所尤惡者乃日丙午衛侯燬滅邢丁酉楚師滅蔡是也蓋入國猶有彼善於此須分別之略其所惡錄其所善滅國一切皆惡無所分別但以日不日見罪之輕重耳易窮則變變則通春秋之於例亦猶是也則以滅邢書日爲惡衛侯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疏）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漢書地理志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按漢志薛在今兖州府滕縣地

其言朝何（注）據內言如（疏）注据內言如○舊疏云即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之屬是也

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注）傳言來者解內外也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之於大廟與聘同義（疏）諸侯來曰朝此屬是也大夫來曰聘上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是也○注傳言至內也○傳分別出來之異明來者自外而內故云解內外也春秋託王於魯魯君臣出皆曰如爾雅釋詁如往也若曰往至彼國也外諸侯大夫至魯則分別朝聘故繁露王道云

內出言如其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義也是卽別
外尊內之義也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
相聘也世相朝也自是古周禮制上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
聘則不拘殷聘世朝之道矣大戴禮朝事篇諸侯相朝之禮
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纓從其貳車
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
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君親致饗
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
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諸侯相朝之禮之略見者○注不言至
同義○上七年經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云不言聘公者禮
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于先君是也朝例時其兼言之何（注）據穀鄧來
朝不兼言朝（疏）注據穀至言朝○卽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是也此爲微國則彼以鄧爲侯辭與
故微國也（注）略小國也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
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褒之已於儀父見法復出滕薛者儀父
盟功淺滕薛朝功大宿與微者盟功尤小起行之當各有差
也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

隸釋載漢石經阙也下接何以不書葬○注略小國也○

〔疏〕滕子爵辟伯爵春秋命伯子男爲一故皆從小國例略之也○注稱侯至褒之○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滕薛稱侯又觀德云諸侯朝魯者衆矣而滕薛獨稱侯通義云略其詞起實微國但以尊賢親內首來朝故褒之爲侯耳春秋正詞云此滕子薛伯也曷爲謂之滕侯薛侯王者改元立號則爵命諸侯須所謂我應受之也隱公之策以改元立號始之以爵命諸侯終之皆非常事也夫子曰其詞則某有罪焉爾然則莊二十二年荊人來聘書人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有君有大夫亦猶此志與○注已於至差也○儀父見法徜與微者盟並見上元年彼注云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此二國來朝不得爲不得已故與儀父皆爲善重特盟與朝又有淺深之殊耳繁露爵國云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是也○注滕序至同姓○繁露觀德云德等也則先親親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文從質故先親親也通義云据滕現爵子而在薛伯上者伯子男一等則當以異姓爲後按左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彼疏引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詞故曰宗盟當以孫說爲長左傳凡以王命臨諸侯盟者皆先同姓踐土之盟其載書曰王若曰晉重魯申爲王子虎在焉召陵之會劉子在焉祝鮀引以爲比皆有王官之伯故也蓋當時奉有先親親之義故經順其文

立法耳覲禮云同姓西面北上異
姓東面北上是先同姓後異姓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疏〉左氏脫五月二字祁黎左氏作時
來傳作郲杜云時來郲也熒陽縣
東有釐城鄭地也按黎來雙聲祁時音近故得通水經注濟
水篇濟水又東逕釐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
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熒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今左
傳取郲古來釐與釐聲同部故儀禮來女孝孫注來讀曰釐
漢書劉向傳引詩來牟作釐麰是也大事表云在今開封府
祥符縣東四十里則與榮陽縣遠矣會例時書月者危之與
十年會中
丘同義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也爲弟守
國不尙推讓數行不義皇天降災謟臣進謀終不覺悟又復
構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內並生故危錄之〈疏〉月無壬午據厤
爲六月之七日
大事表許今爲河南許州府治新設石梁縣時鄭莊使許叔
居許西偏猶未全有許地也說文邑部鄦炎帝太岳之允甫
侯所封在潁川前漢志云潁川郡許故國姜姓四嶽後文叔
所封二十四世爲楚所滅○注日者至錄之○構鄂本閩本

同監本毛本構作搆非上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日故解之怏其為危也為弟守國不尚推讓者上九年大雨震電注云陽數已極而不還國於桓所致蓋桓已長成不即退讓以致奸臣啟路身遭篡弑也數行不義上八年入郲十年取郜取防之屬是也皇天降災上五年八年螟九年大雨震電大雨雪皆是謂臣進謀詳上四年文見於彼事實在此年所謂公子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是也危亡之釁外內並生內謂子翬桓公外謂此又屢與鄭會又同伐許皆是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疏〉十一月無壬辰十二月之二十日

何以不書葬〈注〉據莊公書葬〈疏〉注據莊公書葬○即閔元年葬我君莊公是也不據桓十八年葬桓公者桓亦被弑亦不合書葬也

隱之也〈疏〉詩柏舟云如有隱憂傳隱痛也上三年傳隱之也注隱痛也穀梁傳隱之不忍地也注隱猶痛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是也通義云劉敞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本潛謀弑君欲人不知之故歸罪寫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耶此乃事之不然又明左氏初不受經於仲尼不知說不書葬之義前漢諸儒不肯為左氏學者為其是非謬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遊獨邱明

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負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然邱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義非邱明所盡也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而不說而杜氏因爲作說云此乃聖人即用舊史耳轉邱明義又不必然隱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鄢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郎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專同舊史者乎何隱爾弒也注爲桓公所弒疏公羊古義云蔡邕石經弒作試白虎通引春秋讖曰弒其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又不敢卒候閒司事可稍稍弒之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荀子議兵篇曰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鹽鐵論曰威厲而不殺殺音試古音同石經作試蓋嚴氏春秋也按此傳注作弒唐石經及諸本同釋文作殺也音申志反注及下並同弒則何以不書葬注据桓公書葬疏注据桓公書葬○即桓十八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是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注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疏注道春至武異○舊疏云言文武之時周之盛德既無諸侯相犯宵有臣子弒君父者是以古典無責臣子討賊之義春秋撥亂而作時或有之因設其法故言與文武

異按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放弒其君則殘之禮記檀弓云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明文武盛時有臣子弒君父之事天子得誅之方伯得討之孔子無征討之權不得不寄之誅貶譏絕之空文以示教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所以爲春秋通例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孔子祖述堯舜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其實責臣子討賊不即文武法度非果有意也特文武時不必專責臣子耳故上六年秋七月傳云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亦專謂春秋例也解詁箋云一人弒君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與文武刑新國用輕典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此類是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注〕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疏〕唐石經鄂州本不復讎上並有子字閩本監本毛本無當據補孫氏志祖云左傳莊十二年疏困學紀聞七並有子字校勘記云漢石經無以爲二字按無以爲詞意益

堅決凡云以爲者皆隱曲申明之意當據正越絕書敘外傳記臣不討賊子不復讎非臣子也宋本作讎各本作讐繁露王道云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又玉杯云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絕滅也又云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後漢書袁紹傳云誠以賊臣不討春秋所貶正用此緐義白虎通誅伐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穀梁傳云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范注責臣子也與公羊同若然閔公被弑賊討而亦不書葬者彼注云不書葬者賊未討以討賊在葬後也桓公被弑而書葬者桓十八年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以齊強魯弱力不能討則春秋恕之矣白虎通誅伐又云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然則葬者臣子之事奪其葬文絕其爲臣子也大史公自序所謂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是也○注子沈至意者○校勘記云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蜀大字本作己師解云知子沈子爲己師者亦作己字當據

正漢書古今人表有沈子師古注魯人也然春秋亦有北宮子晉子皆在中中○注明臣至繫也○包氏愼言云不討賊則舉國臣子皆當絕故喪無所繫明賊一日未討臣子即一日當絕言當自稍絕而不比於人數也子不復讎是安然樂居父位其罪尤不可勝誅矣繁露玉杯云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趙盾賢而不遂於理故因其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他國不討賊者諸斗宵之民何足數哉明諸國君弑賊不討徧責舉國趙盾爲晉重卿力能獨討反不討賊故加之弑責之深而厚故晉靈弑不書葬而趙盾復見於經知不概責晉諸臣也○注沈子至師也○傳中子沈子外有子司馬子子公羊子子女子子盜皆已師傳春秋說者○注不也至子也○即昭十二年傳子曰我乃知之矣之屬是也論語學而篇子曰注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以其聖德廣著師範後世不須言其氏直言其子而已故論語亦惟孔子稱子餘如有子曾子亦不但言子也○注其不至師也○如傳中所傳北宮子之屬是也他師者明非已師上注後師之爲誤尤見

公薨何以不地〔注〕據莊公薨于路寢

〔疏〕注據莊至路寢○即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是也桓公書于齊者著賊在外魯之臣子力不能討君子

僴而有之也不忍言也注不忍言其僵尸之處疏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注隱痛也是也○注不忍至之處○舊疏云不終天年者非人所欲故謂被殺之處爲僵尸之處讀如齊人强之强非强弱之强按舊解迂迴凡人死皆謂僵不必被殺者始目僵尸莊子則陽篇推而僵之一作强通作僵仆也僵也易林仁賢君子國安不僵言國不顛仆也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輸平不月疏注據六至不月○月各本作易依宋本鄂本正輸平事在正月彼不月故據爲難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注嫌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爲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但桓疑而弒之公薨主書者爲臣子恩痛之他國自從王者恩例錄也疏繁露玉英云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意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即不有其正月之義也通義云春秋之教莫大乎五始凡事不正其始不善其後隱公是已留人但知隱母繼室禮同夫人且桓母後娶乃君子必能決其尊卑于微者仲子始

娶朗貴聲子始勝後貴亦唯辨之於始爲爾易說曰君子愼始蓋德記曰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故能審五始之義則天法莫不順禮度無不明萬物由是可得而正矣隱不有其正月經順其意自二年後不書正雖其讓足多又不知早退致見弒弑故責其不善於始也○注嫌上至弒之○舊疏云卽元年傳曰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下傳云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二年子氏薨之下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五年考仲子之宮下傳曰然則何言爾成公意非止一處故言諸也言諸言言成公意適可見公之始讓惟終隱之篇去正明隱之終無有國之心也公子翬進諂桓公遂作難隱之讓愈善桓之惡愈深矣○注公薨至錄也○此亦道春秋通例所以別外內也上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恩禮故爲恩錄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七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桓公第二〔疏〕釋文但題桓公第二四字唐石經作桓公第二何休學原刻作何氏後盧改作何休按古本舊題當作春秋桓公經傳解詁公羊第二也釋文云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魯世家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左傳疏引世本云桓公名軌世族譜亦作軌魯世家云揮使人弒隱公于蔿氏而立子允是爲桓公是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周禮小宗伯云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先鄭習左氏故也按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周書克殷解作王入即位于社是立亦當作位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盄和鐘立字釋者皆訓爲位又周郝敦毛伯內門立中庭周戠敦銘蘇公入右戠立中庭北鄉彼立字亦當作位解也今杜氏左傳亦作位世人多見即位少見即立矣

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注）據莊公不言即位（疏）舊疏云莊元年傳云弒君子不言即位而此不言子者欲見桓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故也甯知不由桓非隱子故不言子者正見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正以僖是閔兄而言子故知桓公若有臣人之道言子矣然則宜之書即位亦猶是矣穀梁傳云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注故謂弒也是也與公羊義合○注據莊至即位○即莊元年經但書元年春王正月不言公即位也以桓公亦被弒故據為難

如其意也（注）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桓本貴當立所以為篡者隱權立桓北面君事隱也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疏）注弒君至其惡○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經義述聞云繁露先言不書王後言書即位皆指元年而言也隱不言立桓不言王亦謂隱桓之元年也據此則

元年春下無王字與左氏穀梁不同何注三年春正月云無王者以見桓無王而行也不注于元年而注于三年則元年春下有王字與左氏穀梁同所見本異也又按書王不書王之故傳無明文蓋疑而闕之時周室既卑令不行於諸侯諸淺無王者不惟務桓而已何獨於桓誅無王之罪乎穀梁以爲桓無王元年有王者以治桓弒君之罪則何以解于十一公之元年無罪而書王乎無王之說本非達詁公羊則無此說也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爲無王始非傳意按繁露引春秋道舉見義不必皆斷文爲說彼所舉之無王即斥桓之三年非有異本也當時無王則不斷桓一人然春秋因事立法既託務事以張治本故於務桓貶之魯桓貶而天下無王者從即卿矣公羊傳中之不見明文而見諸董何書者不可校舉其時去古未遠師說未替決非後學以意說經者比王氏所駁猶泥於杜預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厭之疑說恐未可語春秋微言大義也穀梁亦云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惡於先君也亦與公羊義合○注直而至不盈○繁露楚莊王云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外內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舊疏云繼弒君者無即位之文今此書其即位直是而弒但不顯道其弒故曰直而不顯也言諱而不盈者桓之弒隱是爲內諱而書其即位以見其弒不盈其諱文故曰

諱而不盈也按諱而不盈對僖二十三年之盈乎諱言也宋
襃賢君故不書葬而盈乎諱桓公弒君之賊徒以內故不得
不諱而猶書即位以著其惡不盈爲諱亦即董生所謂諱而
不隱也○注桓本至隱也○上元年傳桓幼而貴隱長而卑
嫌桓貴弒君見而立非篡故正之周道尊尊君位既正舉岡
之人無論將卑賊屬莫非臣子所謂族人不得以其賊賊君
也春秋爲明倫之書人倫莫大乎君臣父子隱既受之先君
告之天子雖云揖位桓亦北而而招君臣之分義無可逃故
加之篡以張法禮疏引鄭發羅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
雖俱相幼君揖政與攝位冀也然如何爪此注則與鄭義亦
合措墨守原文不可得而見焉○注即者就也○下二年傳
非有即贈注即就也○注先蔿至服焉○此記當時天于諸
侯即位潸禮也詩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義
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子劉考告嗣位也即書濟辭
之祭盛詩疏引鄭注王之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是也但烈文
所言朝享之禮係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己嗣位書所言
祫祭之事保朝享之後將封周公後告祭文武也自虎通號
篇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
書曰王既堯獻衰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
以上言迎于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號而即繼體之位何稱
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撫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古義儀
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授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

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何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陳書沈文阿傳文帝即位克日謁廟文阿議日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難雜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而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則周康王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南齊書禮志蕭琛議稱闡祗見厥祖義若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觀祖宗格于太室周頌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儀適居正莫若成王然則嗣君繼體先謂宗廟次正君臣俱用吉服事畢反服行三年喪禮此自唐虞以來一定之義後世間有短喪之君或不告廟皆不可爲說也凌先生曙公羊禮說云周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傳王及羣臣皆吉服說者疑甫遭喪而吉服指爲失禮孫覺偕議于前蘇軾者論于後顧炎武又以爲中有脫簡按何注先謂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吾引諸儒之說以申之有八證焉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緣臣子不可一日無君焉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釋

見蔵銅反喪明末稱王以統事也此一證也杜預釋例曰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推此亦足準諸侯之禮矣此二證也晉書孫毓曰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悉用吉禮此三證也蕭琛議引詩序烈文鄭注新王即政必行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政也又二漢由太子嗣位者西京七王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皆謁廟此四證也沈文阿議成王在喪禍幾殷國是以既葬有公冠之儀始贊受麻冕之策此五證也張東之日顧命成王殂至康王麻冕黼裳中聞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則殂即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六證也困學紀聞朱文公答潘時舉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學也之語如伊尹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祇見厥祖故不可用因服漢唐即位行册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益易世傳授當嚴其禮也此七證也馬端臨曰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即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者是也漢時人主皆有見高廟之禮唐以後人主未嘗躬謁宗廟祭告嗣位宋唯孝光宗以親受禪時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二年不祭之說爲祠不行此禮此八證也觀此八證倍經任意者可以息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弒賢君篡慈兄專易朝宿之邑無王而行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故爲臣子憂之不致之者爲下于上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疏〕杜云垂衛地也范云垂衛地也見隱八年○注桓公至之也○會例時桓公會皆月故解之定八年穀梁傳曰往月危往也舊疏云即此文及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已下于稷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之屬是也而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不書月者彼是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是以不復見其危矣穀梁傳云會者外爲主焉爾范云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易田魯鄭同心不必專由鄭志公羊云會猶最也直若平時聚會無深淺意則不必外爲主焉○注桓弒至憂之○見隱四年十一年八年下三年范云桓大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是也○注不致至文也○昭二十六年疏引此作不致者非成十年疏有之字于上昭二十六年疏引作去王是也宋本閩本亦作去王毛本作于上誤監本王誤上去字不誤舊疏云下二年注云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之

若其受誅殺故曰弑臣子辭成誅文也解詁箋云隱皆不致者孤壤之戰魯臣子不能死難君弑又不討賊故絕臣子文明當誅臣子也按致爲臣子嘗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不致者桓之臣皆隱之臣也桓公弑君而立魯之臣子不能討賊反顏事讎故於此絕之若曰無臣子也因桓責魯臣皆當絕則桓之罪深矣觀三年去王僅足起無王者其惡尤著明君臣皆當誅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疏】詩閟宮云居常與許鄭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大事表云寰宇記許昌城南四十里有魯城在今河南許州府東境爲魯朝宿邑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之而祀周公

其言以璧假之何【注】據實假不當持璧也【疏】注據實至璧也○穀梁傳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明實假不必以璧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以璧加易許田按世家集解引糜信云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臧氏庸拜經日記按假加聲相近故經傳互見魯論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作假我數年今三傳本並作假據裴駰集解鄭氏所注穀梁作以璧加許田與年表正合今穀梁作假是後人依左傳所改按穀梁或有作加之本而解自當作假穀梁明云言以非假可證年表與糜氏雖有加璧之說亦申言以璧之義耳不必卽以加代假致璧斷

義也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注〕爲恭孫之辭使若暫假之辭〔疏〕穀梁傳云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此云爲恭亦即諱言易地之故○注爲恭至之辭○杜云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孔疏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于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按杜孔此解深得經旨易爲爲恭〔注〕據取邑不爲恭敬辭〔疏〕注據取至敬辭○舊疏云即哀八年齊人取讙及僤之屬是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疏〕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穀梁傳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范云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自專漢書匡衡傳云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焉許田者何〔注〕地皆不得專而此獨爲恭辭疑非凡邑故更問之〔疏〕上言爲恭辭並不得專地中明假義已訖故更端問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

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宿者先誠之辭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塗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為告至之頃當有所住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使若暫假

借之者不舉假爲重復舉上會者方諱言許田不舉會無以起從魯假之也疏穀梁傳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范云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禮記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云湯沐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鬋彼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其餘則否許愼以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能容之從左氏義鄭駁與許同然以何氏隱八年注邑方二里說許之亦無不可也王制作湯沐者朝宿湯沐本互文見義也○注王一時朝至朝也○國語魯語云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也韋注引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詩韓奕疏引賈逵說周禮云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蕃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類聚引白虎通云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因同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于天子朝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是順四時而朝也○注緣臣至莫夕○周官道僕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鄭注云朝夕朝莫夕賈疏云朝朝莫夕在正朝白虎通朝聘篇云朝者見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左傳昭公十二年子革夕杜注云夕莫

見成公十二年孔疏云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郤至
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待賓之義也注云莫不欲
朝朝莫夕此臣下事君之義也○注王者至尊朝○隱元年
注云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蓋以諸侯各有土
地人民之貢故不得常自專朝致貢職守焉○注故即至一
朝○舊疏云故即位至小聘孝經說文五年一朝虞傳文按
禮記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
年一朝鄭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又聘義
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注比年小聘
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鄭以聘義為諸侯
邦交之禮其貢諸侯於天子同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
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
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
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
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其服數來朝其諸侯
歲聘問朝之厲說無所出晉文公强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
異物也按昭三年左傳云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
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據彼傳故以公羊說為文襄之制其
注王制亦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
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彼疏引
鄭駁異義又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乃為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

後以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爲文襄之制僅見之左傳王制之
作在秦漢之際左氏未出不得據而作證又公羊家斷不用
左氏說也且昭十三年左傳又云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
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則又與昭三年不合
故鄭氏以爲不知何代之禮也禮記疏引賈逵服虔以爲朝
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亦不能明定爲何代之禮
也又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
也說者以爲諸侯自相朝法故禮記疏引鄭志鄭答孫晧問
云古者据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
將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
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與不可得而詳如鄭此言亦不能定
爲何代制即所云夏殷之禮亦無明據且與虞夏之制諸侯
歲朝之說乖也諸侯歲朝謂歲歲有諸侯來朝仍是四年一
朝亦非諸侯背歲歲朝天子也其周禮所說又與各經五與
按何氏此注與書載禮合萃后四朝在王不巡守之年此四
朝之諸侯又各分四時來覲前後相去正得五年於五年閒
又使鄉大夫行大小聘之禮也其存氏周禮皆何所不取蓋
左氏多雜伯主之制強陵弱也必疑鄭諸侯之於天子視若
弁髦而於晉楚諸國恐宗敝賦歲聘時朝史不絕書周官又
多出於劉歆等所增竄故與今文家爲難均未可据爲典要
也○注王者至其職○大戴禮朝事云率而祀天於南郊配
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

孝也國語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
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雖與各服經因朝而祭說
殊足爲諸侯助祭之議書皋陶謨曰羣后德讓周禮疏引鄭
注云羣后德讓者謂諸助祭者以德讓繫靈王道云立明堂
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
以入宗廟故羣侯亦在爲國語魯語曹劌曰天子祀上帝諸
侯會之受命爲羣注助祭受政命爲漢書韋元成傳云唯聖
人爲能享帝唯孝子爲能享親立廟京師明親承事四海之
內各以其職事來助祭尊親之義元帝三王所其不易之道
也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劉向傳
云武王周公維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
以事其先雒其詩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言四方皆以邦來也又郊祀志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
祭又王恭傳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是以孔子者
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
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後漢班超傳云祿陛下
以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史記三王世家
云聽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是
也○注故分至一時○五部當四部之爲隨八年注云五年
親自巡守明巡守之年不能來朝則當分四部也堯典羣后
圖朝禮記疏引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則
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又引孝經鄭注諸侯五

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云以爲虞夏制法諸
侯歲朝分爲四部四方乃徧是天子五年一巡守其不巡守
之年四方諸侯分年來朝如次年東又次年南以次至北而
每方諸侯又四時以不可一方全空故也故鄭注大行人云
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亦近東者朝春近南
者朝夏近西者朝秋近北者朝冬與如韓方爲北方諸侯而
在當方之西則以秋覲故詩韓奕曰韓侯入觀也又鄭注明
室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於西方近東故也〇注孝經至
助祭〇孝經聖治章文也唐元宗注若行嚴配之禮則德教
刑於四海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也按今本孝經脫祭
字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注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注
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尊彝之屬采服貢服物注元纁絺纊
也衛服貢材物注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龜貝也此諸侯各
以其職來助祭也詩文王厥作裸將常服黼冔是也〇注尚
書至以庸〇舊疏云此逸書也乃虞書之謂見堯典篇段氏
玉裁尚書撰異云逸書二字當作堯典文疏中所引當是鄭
注以徐疏於閏月定四時成歲二月東巡守皆用鄭注故知
之按傳疏云言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敷奏以
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徧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者國功
臣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民功曰庸若欲
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矣或如段氏所云以爲鄭
注也漢書宣帝紀詔曰臣下各奉職奏事以敷奏其言考試

其功能又王莽傳莽下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與今本同史記五帝紀作羣后四朝徧告以言徧告者敷奏之訓也與臯陶謨敷納以言義異敷奏者自下言之敷納者自上取之也書大傳注奏猶白白猶史記之告也說文言部試用也書曰明試以功白虎通考黜云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斧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注宿者至之辭○說文宀部宿止也因而夜止之詞楚辭初放塊鞠兮當道宿王注夜止曰宿是也夜止必於前期引申之有先義管子地圖篇宿定所征伐之國注宿猶先也因凡先期申誠皆謂之宿周禮大宗伯云宿眡滌濯注宿申誠也又儆禮公食大夫禮記不宿戒注申戒爲宿是也周禮肆師宿爲期注宿先宿之夕是宿本前夕之名諸侯朝天子必先期齊宿質明入觀必有所止天子賜之邑故謂之朝宿之邑也禮記禮器云三日宿注宿致齊也小爾雅廣詁云宿久也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注宿素論語顔淵篇子路無宿諾注宿須也皆與先誠義近禮記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注宿讀曰肅肅猶戒戒輕肅重也是也

○注古者至百里○周禮載師職注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同按周書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周書疏引鄭注天子之國五十里爲

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康成與杜子春說同司馬法但云百里爲郊不與遠近之異蓋亦百里爲遠郊矣何氏不分州野縣都之名或以百里之外統以遠郊目之王圻千里四面至畿各五百里故周禮載師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畿地以內王子弟所食邑也四百里縣地以內天子卿所受采地也三百里稍地以內天子大夫所受采地也二百里甸地以內則六遂賜百里郊以內則六鄉也故知五百里以內皆可分賜諸侯者拘於百里爲遠郊誠如許須沂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之地不能容矣○注諸侯至牧也○儀禮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郊謂近郊五十里周禮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天子於諸侯有使迎之禮明諸侯爲先告至來故儀禮聘禮云及竟張旜誓即告也又云乃謁關人注謁告也古者竟上爲關又云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此大夫告至之禮諸侯朝天子官從同也類聚引白虎通曰朝禮介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於天子見也按儀禮覲禮自至于郊始其郊勞以前無文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也其詳已見於朝禮故略之也是諸侯告至也有禮儀措禮經文不具耳以聘禮放之及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注請猶問也問所爲來之故也遂以人賜道之是使者既謁謁人因止于竟未敢輒入關人以告於君君於是君使士請事請事矣春秋傳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是

其事也又云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注請行問
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此聘問鄰國之聘其諸侯朝天子
不必有此謙來內猶逝塗來本同國本監本毛本塗作送下
六年注云諸侯相過至竟必假送人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絶
慢易戒不虞也聘禮云若過非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
命于朝曰請師覲常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
徵也將猶奉也帥將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高氏愈云封
境各有專守不敢踰越故古者必假道以盡過客之禮宜十
四年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而華元以爲鄙我是
也賈疏云天子行過無假道以天下爲家所在加主人也天
子微弱則有之周請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
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按聘
禮雖大夫之禮知諸侯亦當然君行師從帥行旅從不能不
備非當而鄰國亦當有加禮故也○注王者至遠郊○校勘
記云須問本監本毛本同誤也宋本須作頃當据正按下二
年注云假者聞須與之問劇得之頃也頃字正此意類歲引
白虎通又云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
里之郊覲禮經曰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尚書大傳曰
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按書康
誥王若日孟侯疏引鄭注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
王又鄭注略說云孟迎也書傳又云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
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土所生珍美怪異山川之所有無

文在時皆知之制說引鄭注孝經云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
子使世子郊迎芻米百車以客禮待之晝坐正殿夜設庭燎
思與相見問其勞苦是皆加殷勤之事也覲禮又有大子賜
舍者彼鄭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
蓋朝宿之邑猶在郊大王宮尚遠故宜於城內近王之處賜
舍以便辨色即入也覲禮又有受舍于朝則又異賜舍之舍
謂有屋宇者受舍於朝則次舍也以幕為之聘禮記曰宗人
授次次以帷又鄭注覲禮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是也○
注其實至專也○繁露王道又云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
用拔封當地之誤也○注桓公至之者○繁露王道云鄭魯
易地諱易言假又云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也魯桓鄭
莊俱宜誅若據事直書徒事亂臣悍顏惟避易而曰假大乃
知易之之為罪成有所消汎而不敢公然干犯焉所以為止
亂之道也○注不舉至之也○上會于乖穀梁注云鄭伯所
以欲為此會者為易用故按上會為假用故以惡移鄭為外
為主文也又見鄭假祊方足起許田之為魯邑也春秋上下
許田不見未知所假何國又不能不為
內諱故隱其詞於乖之會不言而見矣

此魯朝宿之邑也則

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

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疏）隱八年杜注云許田近許之田即取此為說金氏祖望經

史問答曰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爲魯境內地以居當與許謂之嘗亦是魯近地也是否答曰此則厚齋之說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泰山之祊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乃割以相屬若許田亦近魯則鄭何畏于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須之言特祝禱之詞不以遠近校也通義云許邑名凡田邑本當繫國今其義不可言假周田則不得繫國此近許邑故繫之許而已知非謂許國者王城之外五十里曰近郊又其外五十里曰遠郊又外遠向衍縣都相距各百里許國猶在圻外而上傳云朝宿之邑在郊不得相近也

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注】分別之者古有分土無分民明當察民多少課功德【疏】繁露奉本云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即田多稱田邑多稱邑之義也通義云所稼曰田所居曰邑不直言假許者許邑廣矣魯朝宿之邑亦在其內耳鄭特取舊田非盡有許邑故可以田繫許不可以許包田祊疏云田多邑少稱田即此是也邑多田少稱邑即哀八年齊人取讙及闡是也田與人相因得有田多人多之殊者蓄半瞰之脈溝洫交錯同井合作即爲田多其通都大邑逐末者多百工商賈州民轉移則爲邑多也魯之朝宿所取不過二里邦當曰許田所容恐不僅魯一國已也孔疏云許田已人於鄭而詩以傳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於鄭詩

箋云常許魯南鄙西鄙則非許田之許矣〇注分別至功德

〇舊疏云知古有分土無分民者正以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論語云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皆是樂就有德之義故也白虎通五行篇云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漢書地理志云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師古曰有分土者謂立封疆也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後漢書竇融傳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以民之多少第守土者之功德故漢法縣之有丞尉也令長於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上其集簿猶有古意繁露考功名云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其古課功德之法與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疏〕以盟例日惡不信也舊疏云所以日者正以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相負故也按四月無丁未五月之三日也三月之二日亦爲丁未杜云越近垂地名范云越衛地大事表云當在山東曹州府曹縣附近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與此傳例及爲我欲之同義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于越本亦作粵

秋大水

何以書紀災也〔注〕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經曰秋大水無麥苗專曰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先是桓篡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疏〕後漢書楊震傳曰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注災傷至是也○所引經傳見莊七年彼傳云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然則此亦災傷至二穀以上故迫言大水也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不書大水者彼傳云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云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與水則嫌冬水者是也莊七年注云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此不書穀者蓋輕於麥苗者也左傳云凡平原出水為大水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注先是云至所致○疏云陰逆者專易朝宿之邑是怨氣者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是也漢書五行志云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桓弒兄隱民臣痛隱而賤桓劉歆以為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何氏之說兼備二義通義云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周公廟當修其祭祀而專以與鄭故水災應之義或然也按桓公以臣篡君陰

逆氣致大水之災所應莫大乎是

冬十月疏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按公羊已發例於隱六年秋七月後不重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八終

子汝蓁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